

琴台客聚

原來死者的一家祖籍是閩南人，我在採訪過程中獲悉，心中竊竊而喜。

當他們甫抵香港，我這個閩南小同鄉，便用閩南語撕破喉嚨大聲向他們直嚷嚷，並向他們問好。

他們在異鄉遇到鄉里，也不禁怔住了。

此後，我們記者群亦步亦趨跟蹤他們一切起居生活。但無奈警方二十四小時嚴密防護，誰也不得越雷池半步。

我仗着同鄉關係，不斷以閩南話與他們打招呼。

所謂精誠所至，金石為開，他們為那股鏗而不捨蠻勁的小同鄉所打動。

一次在酒店餐廳用膳中，他們候地向我主動揮手，並示意讓我單獨過去會見。

我大喜過望，排眾（記者群）突圍進入餐廳，甩下同行一片艷羨目光。進入餐廳，我再次以從老媽子學來有限的閩南語與他們進行交談，倍感親切。

以後發生的事情可想而知，我全部起了女死者的身世、甚至日常生活習慣。

敝報天天用我的獨家新聞做頭條，報紙銷路也直線上升。

每當我返到報館，從老總到編輯部每一個同事都投以嘉許的目光。

我表面裝作若無其事，查實內心也不免有點躊躇滿志了。

不多久，張老總又找我談

訪貧問苦

話，說讓我當助理編輯、繼而編輯。

這是最風光的日子。

我當記者期間，在資深記者李傑大姐的帶領下，我們年輕記者在新聞版開一個「訪貧問苦」專欄。

我們待上午出報紙之後，餘暇便去訪問一些貧困戶，包括木屋區的孤苦老人，火災、塌樓後沒有棲身之所的人，病弱婦孺，在橋底生活的單身漢，拾紙皮盒維生的婆婆，甚至行乞的盲人等。

我們把以上這些生活在大城市背後的小人物的悲慘遭遇，以特寫筆觸出之，字裡行間，有血有淚，讀者閱後無不感動，往往伸出援手，自動送上捐款。

當我們經手的記者親自把捐款送給當事人的手上，這些處於水深火熱之人無不為之熱淚盈眶。雖然是杯水車薪，但這點捐款也可略解眼下窘迫的困境。

我當時在街頭遇到一個盲女——這個盲女叫阿彩，平常是作男裝打扮。我最初還以為她是男孩子。

她常在街頭用各種廚房器皿，如膠桶、木桶、碗碗碟碟敲出悅耳的音樂來——或粵曲或流行曲，別饒情致，令行人不禁駐足。

因她這種特異兼具魅力的表演，圍觀的路人不少，都會給她一點賞錢。

（《我的報紙生涯》之五）

天知和雲

楊天命

不知閣下有沒有這樣的習慣，有時忍不住會回顧過去，看看自己的起點，回憶「昨天的我」。

回顧當年，天命從小就是一個「知識控」，喜歡看書，也愛思考玄學問題。我很想知道玄學到底是迷信，還是真能解開生命奧妙呢？為了解開自己內心的許多疑惑，我追看一些探討玄學知識的專欄，年年、月月、日日如此積累知識，更認真保存剪報。當時許多玄學專欄作家，都是天命心目中的偶像。

後來，天命能夠專攻玄學，以更加系統和專業的方式來學習；再後來，自己正式入行之後，回顧當年在眼中的「偶像」，他們的光環似乎不再閃耀，而是變為「凡人」罷了。這並非他們退步，而是天命在進步，滲透了他們當年所寫的東西。

到了今天，天命似乎也成為某些人心中的「偶像」，許多客人、讀者、學生對我尊敬或崇拜，常常與

今天的我，看到昨天的我

我探討知識、合照留念。我很感恩大家的賞識和厚愛，內心卻有點尷尬和猶豫，因為看到他們，就像看到當年的自己。以前我仰望別人，現在我被仰望，可我內心清楚，雖然小有成績，但天命實在不敢自詡為高人，更絕非神仙。

其實，只要大家願意認真去學習、理解玄學，抱著開放和謙虛的態度，將來你們也可以看到玄學的奧妙。而當你進步了，可能也會覺得，楊天命也不過如此而已。

除了「今天的我，看到昨天的我」之外，其實有時也可以逆向思維，想像一下，若是「以前的我看到今天的我」，會怎麼樣呢？我所擁有的，可能是當年的「他」所嚮往的。每當我遇到挫折或負面評論時，總會回想起當年的自己，想像若「他」認識今天的楊天命，或許會羨慕、感恩，更會提醒我謹記當初研習玄學的初心。每念及此，「今天的我」就再次充滿力量和決心。

水過留痕

少爺兵

搖滾樂的魅力

數年前一個偶然的機會下，認識了中國台灣的「搖滾天后」楊乃文。一直以來在樂壇上搖滾並非主流，然而音樂人朋友都說楊乃文在中低音的爆發力和Vibrant（充滿活力）很強，唱聲獨特，舞台上的她，往往散發着搖滾樂曲的魅力。

認識楊乃文的朋友們都知道，這位搖滾女王為人性格十分率直，說話總是「直來直往」，不會太修飾「字眼」，給人一種冷冷而不易接近的感覺，頗有個性。朋友告訴筆者，楊乃文剛參加了內地某個電視綜藝節目的歌唱比賽，一向不太願意對着鏡頭太久的她（除了自己的演唱會和MV），鮮有在電視綜藝節目亮相，正如女歌手齊豫說：「楊乃文能來，是一次難得在台灣以外的舞台上，將她的搖滾樂實力展現在更多歌迷面前！」但這次比賽的對手是多位在內地樂壇頗具知名度的劉歡、楊坤、吳青峰等實力唱將，結果楊乃文被「淘汰」了。

不過楊乃文被淘汰竟是很多人的「意料之中」。有音樂指導指出，一來該比賽是現場五百位觀眾作出投票，並不代表所有人，電視綜藝節目觀眾當作娛樂，看看就好了！二來，多位實力唱將同場競技，往往被形容為「強強打架」而已，各具實力，沒有真正的「誰勝誰負」，因為各有被粉絲喜歡的因素。「楊乃文在演唱自己的代表作《女爵》，依然非常灑脫隨性，沒有勁爆的唱腔，也沒有讓觀眾感到強烈的高音，有的只是娓娓道來她的『不媚俗』個性、聲音缺少互動性，她的個性其實體現出她只服從自己的內心，唱自己喜歡想唱的歌，不會為了取悅觀眾而改變風格，但也有喜歡她的歌迷。」音樂指導朋友對楊乃文有上述的評價。

賽後，楊乃文自己說：「來這裡不一定要待很久，只要把當天的自己發揮到最好，就是最完美的態度。」

親親泥土

大自然給這裡帶來浩瀚的水域，也帶來眾多的鳥類和大片的水生植物，位於黃河入海口的黃河三角洲自然保護區，便是以濕地生態系統有力地保護着飛至北方的珍稀、瀕危鳥類，這裡是鳥禽動物的天堂。一些原本拉着電線的水泥杆上，在設備淘汰之後依舊空置而立，上面有鳥兒銜枝而做的巢，無須鋼筋混凝土設計，也是渾圓而精緻，或許鳥兒們也有自己的設計師，能夠保證樹枝搭成的巢穴度過風雨中的安危。

車子迅速從蘆荻擁簇的公路上穿過，疾風掠動軟軟乾枯的蘆葉，那些鳥兒竟毫無驚覺，像以往那樣在水面停落，在水中覓食。一群大雁還沒有如期遷徙，牠們大概還戀着這片美麗的濕地，黑色的翅膀和灰黑色身體的牠們，從遙遠的原野起飛，一陣長空雁鳴之後，沒入附近的水蕩，在我們視線可及的地方棲落。牠們除了覓食，還要伏在裸露的泥土地上，曬一曬初冬溫暖的太陽。你看，鳥兒也喜歡土壤。

土壤的組成包括礦物質、有機質、水分和空氣四種物質，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抗惡劣自然條件的影響，適應萬物生長的需求，所以我們總把土壤比作我們的母親。面對土壤，我們只不過是一些弱小的植物，需要它的養分和空氣，但是多年來，我們卻把自己與土壤隔絕開來，做着沒有泥土的夢，生着沒有泥土的疾患，卻讚美着沒有泥土的「乾淨」，只有在強烈需要泥土的時候，才會想起和渴望着夢裡的綠洲，去尋找一塊被我們稱作「母親」的土地。

在我們故鄉的山村，除了保證田地的耕種之外，老人們還堅信泥土是有「氣」的，比如我們離不開的呼吸。那裡的老人的喜歡住在小小的村子裡，一腳踩在屋裡，一腳踏在泥裡，他們把這樣的生活叫「沾地氣」，沾了地氣的人才不會生許多的暗疾。城裡人也想沾沾地氣，就得開車幾十華里到山裡去，在野外溫泉泡個澡，往身上抹一層泥，賞一賞野花，吃一吃野菜，一個夏天才不知不覺地過去。

鄉村的泥土，是魔法師手下的金子，你帶不走它，它卻能夠留得住你。它承載了我太多的童年的歡樂，太多的村莊和莊稼的夢想，所以我願意，每一個擁有土地的地方都擁有綠洲，土地豐饒、肥沃，有滿滿的收穫。就像雪萊在詩中所描繪的那樣：「春天從這美麗的花園裡走來，就像那愛的精靈無所不在，每一種花草都在大地黝黑的胸膛上，從冬眠的美夢裡甦醒，讓所有的日子都與四季同步。」

這裡的土地太平展也太廣闊，與沂蒙山區有着強烈的視覺反差。在去黃河三角洲自然保護區的路上，就幾乎看不到同行的車影，很少行走的路人、密集的房屋。我便想，這裡應該有一種植物或高或低的，佔領身邊寂寞的土地，讓視野裡不再空曠。

那片紅海灘是由一種草本植物組成，經過植物從幼苗到成熟的外觀色彩變化引起的渲染，將那片土地和水域變成一片紅色的花海。喜歡它們覆蓋地面的那種浩蕩，在這滄海變為桑田的地方竟然有那麼大片耀眼的生命在蓬勃，在生長，迎送着四季，變換着生命。那些植物的名字叫鹼蓬。

鹼蓬幼小的時候是可以吃的，它還有一個名字叫海英菜，除含有普通蔬菜所有的各類營養成分外，還富含蛋白質和維生素。它們春天生發，一到秋天就開始紅了，在茫茫視野裡，紅得就像一片充滿水分的花海。從某種生命意義上來說，它們也是土地的衛士吧？有鹼蓬出現的地方，也就有土壤從海水退卻後漸而淡出，它是脫離海水新生地上的艷麗的衣裳。

這裡的土地太平展也太廣闊，與沂蒙山區有着強烈的視覺反差。在去黃河三角洲自然保護區的路上，就幾乎看不到同行的車影，很少行走的路人、密集的房屋。我便想，這裡應該有一種植物或高或低的，佔領身邊寂寞的土地，讓視野裡不再空曠。

他似乎也是受到了鼓勵，就側身半靠在高腳凳上問了我一句：「我想向您諮詢一個問題，不知道會不會干擾您？」

我仍舊笑了笑，做了一個表示很願意聽一聽的表情。「嗯嗯，我想再去上個學，學個跟電腦有關的專業，您覺得將來會不會有前途？或者，您覺得學什麼，將來的發展會更好一些？」如此重大的人生抉擇，去問一個素昧平生的陌生人。我倒是被這個小伙子的勇氣和誠摯感染到了。這個剛過了18歲生日的男生，家在河北鄉下，到北京打工快兩年了。初中畢業之後，沒有考上高中，心裡很茫然，不知道接下來該幹什麼好，於是就來了這座「據說是全中國機會最多的城市」。

細細詢問了他的情況之後，我給了他一個我覺得可能是對的建議。他帶着我也曾有過的孩子式的心滿意足走開了。我忽然明白，在北京大大小小的餐廳裡，為什麼我看到的都是清一色的年輕面孔。作為中國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的中心，這座古老城市的魅力不容低估。

我想起了香港。

連續20多年蟬聯世界最自由經濟體稱號，亦是華人社會國際化程度最高的城市。尖沙咀的香宮，中環的錦記、蓮香樓，銅鑼灣24小時營業的橋底辣蟹，24小時不打烊的士美菲路麥當勞……幾乎所有我去過的香港餐廳裡，從事服務工作的

爽姐私語

林爽兒

當年的新藝城中人，他算是與咱們的關係較親近，他見着我們幾個總會說：我們相交數十載，老朋友了！

雖然都是這一句，也說明是個念舊的人！演藝圈多姿多彩，變化多端，會說一句這樣的話的人難能可貴！

每年黃百鳴的公司在春節的時候，定搞個熱鬧春茗兼周年慶，今年他又記起我，因此我也開心地趕往出席！今年我看到百鳴哥的大派對，牌頭是「東方影業」，是我們認識的東方影業，這感覺真好！這晚來了很多朋友，我的肥妹老友，多年不見仍在「澤東」；常常支持我的黃德斌，他離開了無綫，找到曾是傳媒朋友的公關幫他安排工作；見到娜姐周秀娜，剛想找她拍戲便遇上了，太有緣了！見到張繼聰，一位很有質感也挺友善的男士。回頭跟鄭嘉穎說他的BB，他立即像所有的父親一樣，說到他的孩子便眼睛笑成一條線！

還有今天紅爆的古天樂、甄子丹、劉心悠，大家都爭相合照，而古天樂在那麼人頭湧湧的環境，仍記得長輩們，特別走過去跟羅蘭姐問好，最後仲來個开心的合照。整個宴會的賓客都在不停地集郵，氣氛非

東方影業再現

與黃百鳴相識日子不短，當年新藝城中人，他算是與咱們的關係較親近，他見着我們幾個總會說：我們相交數十載，老朋友了！

身為主人家的黃百鳴愛唱歌，且唱得很好，他被邀上台還拉了已是餐廳老闆的吳啟明合唱，多年不見的吳啟明令我們很驚訝，怎麼變了個樣？不是說他整了容，而是他整個人的精神面貌都改變了，我們嚷着叫他復出拍戲，他卻說要請我們去他的餐廳試菜。

陳國坤拉着黃德斌在細聲說着，見到他即說要拉德斌入局，他的《反黑2》正在進行中，拍得如火如荼，他身為監製要兼顧的事情太多，頗累，不過家中有個小寶貝，見到兒子什麼累也消失，愛孩子的男人真是很有魅力！



■古仔和羅蘭姐親熱合照。 作者提供

路地觀察

湯禎兆

在耳濡目染下，很早已對足球有興趣，於是為他們找足球興趣班，也成了順理成章的事來。

今時今日大家都明白，因為街場文化的消失，孩子要參與群體體育活動，付費參加興趣班幾已成為唯一途徑，但想不到即使小至挑選參加興趣班，其實也需要面對孟母三遷的困惑。

我替孩子先報了A區的足球興趣班，其實教練非常用心，部分富於經驗的更能提供針對性的適切鍛煉，我在旁觀課可說明眼人一清二楚。但即使師資優良，但參加者的「水平」卻難有保證。我在此當然並非指小朋友的球技問題，而是球品的參差。

事實上，在不少練習時段中，均看到一些脾氣差，愛踢「茅波」的小朋友在場內作惡為患，當然教練也有提醒，但大家都明白背後的利益關係——孩子已付費上堂，即使他紀律欠佳，

足球教育（上）

也很難剝削他的參與機會。

更為甚者，當然是他們的父母——最近在群組中，就有父母竟然投訴在場內的看台會被足球「省中」，於是要求教練跟進云云。怪獸家長無處不在可見一斑，雖然教練客氣回應，而亦有其他家長看不過眼仗義批評，但也難以左右現實情況。

我的選擇是良禽擇木而棲——雖然捨不得一眾有心的教練，也唯有改報B區的訓練班。當然，一切也即不一定有所保證，但不求變就肯定成為被踢傷的一員，又或是淪為同道中人在場上飛沙走石作賽。

事實上，我在球場外就曾看到有一瘦弱的小孩，他的母親放下他之後便失去蹤影，結果他被一些學員踢傷，要勞煩教練緊急致電，要母親迅速趕回來處理察看。

幸好換了B區之後，以上的問題再沒有出現。不過要憂慮的又是另外的問題，下回再續。

鵬情萬里

趙鵬飛

我坐的的士開過長安街，沿途的大紅牆，襯着滿樹明淨的白玉蘭，靜謐得如同一幀工筆畫。大

棵的杏樹，花枝繁盛，粉白如雲，一棵一棵，從車窗飄過悠然淡去。偶有殘存幾棟兩層高的普通民舍，灰瓦青磚，窗台上懸着的白色空調機，積塵已久。卷開門的一個角，不規則地翹了起來，邇邇，家常。

這一次在北京呆了半個月，除了暫住的酒店和辦公室，去得最多的地方便是餐廳。大館子、小館子、麵館、咖啡館、粥舖子、烤串店，每一間館子裡的服務生，不論男女，不論價值都年輕得讓人嫉妒。點單、上菜、續茶水，還有埋單的時候，聽他們說的都是略帶一點京味道的普通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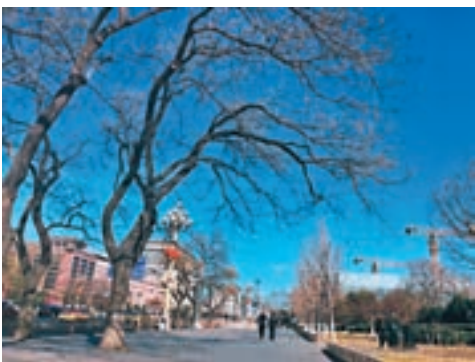
有幾次恰巧都坐窗邊，透過玻璃照進來的陽光，打在俯身添茶水的服務生臉上，暫態鍍上金色的茸毛，像極了玉蘭花未開之前，花骨朵上略微有些扎手的細長茸毛。

有一天下午，風大天藍。我在二環邊上的咖啡館等朋友。那個時段，客人不多。閒散慵懶的氣息，讓人很放鬆。我坐在一個角落裡，旁邊有一長排圓面的高腳凳，一個人也沒有。有一個高高瘦瘦的服務生，慢慢踱着步子走過來，在離我最近的高腳凳的一側，停了下來。我看他喉結動了動，好像是做了一個深呼吸，然後朝我笑了一下。我點點頭，也回了一個微

人，大多看上去都是年過花甲。我想起在士美菲路熟食中心買菜時，那個低頭一絲不苟給我計算菜價的91歲攤主。

社會老齡化是一個難題，醫療福祉是同一個課題。能否吸引更多年輕人，卻是另外一個問題。對於一個城市而言，良好的社會制度、穩固多元的產業體系、公平透明的社會秩序、理性文明的居民素質，是最為重要的部分。倘若還具備聚集鮮活面孔的魅力，不僅看上去整座城市明媚而有活力，未來的前途更值得期待。

我想起那個年輕的服務生，嘴角上揚快步離去時的樣子，如同看到了一株掛滿了嫩芽的樹。浮動的空氣裡，新鮮的氣息撲面而來。



■北京長安街景。

作者提供